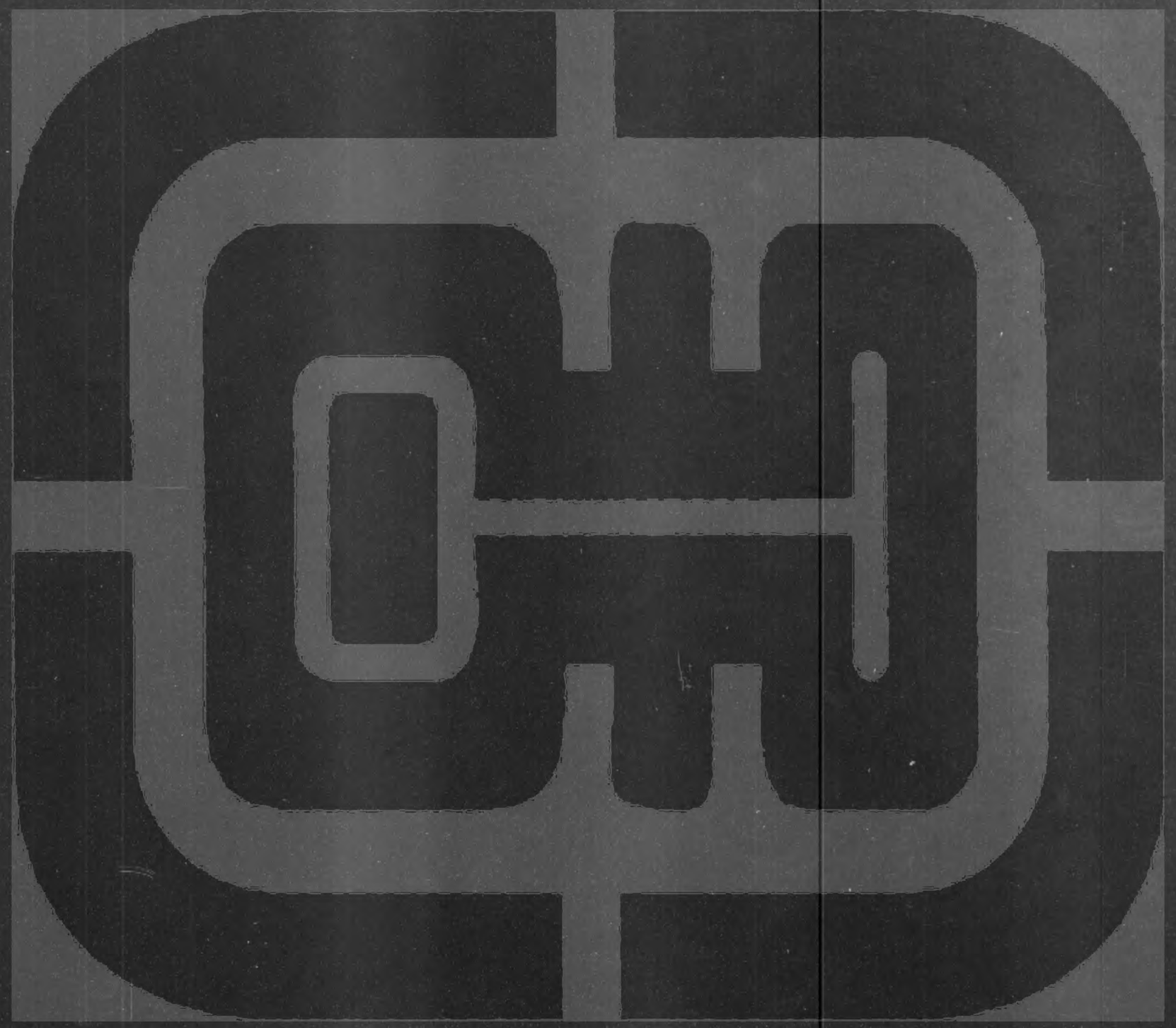


樂圖論

一俗部

歌

隋樂章　唐樂章　宋樂章

後唐樂章　晉樂章　漢樂章

周樂章　解曲　入破

犯調

隋樂章

隋高祖受晉詔率元樂盧思道等制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工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太廟之中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酒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五言象行天曲其後牛洪等但改其聲使合鍾律而調經勑定

不敢易也至仁壽初煬帝爲皇太子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揄揚功德請更議之於是制詔牛洪許善心等更詳故實改定樂詞其祀貴丘皇帝入至版位及降神奏昭夏升壇奏皇夏受玉帛登歌奏昭夏初獻奏誠夏飲福奏需夏反爵於坫復位及就燎位復次奏皇夏有司未及施行煬帝大業初又令柳顧等多增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歌詞並依舊制唯新造高郊廟歌九曲而已繼又令秘書省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常刪定樂曲一百四首五曲宮調黃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蔟也十四曲角調姑洗也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凡此以詩爲本參以古調雜弦播之絃歌被之金石亦竟無成功焉後復大製

樂篇詞極淫綺如七人相逢玉女行觴之類掩抑纏綿哀音斷絕而卒虛遠職此之由也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豈虛言哉臣嘗觀高祖詩奉法聞公等皆婦人所作詞雖哀而不淫奇亦變所奏無復正聲恐不得已也對親賓宴飲宜奏正音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高帝雖有此語可謂知樂之本矣然卒不能救煬帝之淫湯者其本先亡故也當是時煬帝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太常高頌諫曰此樂久廢今若召之徒棄本逐末遂相教習帝不悅以頌謗訕下獄而誅之不亦反放鄭聲遠佞人之意邪

唐樂章

古者雅頌之作蓋止于禮義優而游之足以感信於神饗而饗之足以通志於人其餘音遺采尚且爲萬世法

兄用之當時有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唐之樂章雖不足儀雅頌之懿亦漢歌曲之亞歟故其薦享大聖祖于太清宮作煌煌之樂一章有事於天神迎神奏太和奠玉帛奏肅和迎俎奏雅和酌獻奏壽和送神奏貴和

有事於地祇迎神奏順和有事於宗廟迎神奏永和皇帝亞獻奏豐和皇帝終獻奏豐和享先蠶奏正和文宣王成奏宣和盡祖孝孫用旋宮法造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入十四調至今遵用焉亦可謂備矣三年於蜡祭百神一奏舞射宮二奏仲呂宮同用太廟永和之樂三奏蕤賓宮四奏姑洗宮五奏大蔟宮同用地祇順和之樂六奏黃鐘宮同用昊天上帝元和之樂其降神必奏六宮之樂是不知周禮樂用三宮之意也臣竊觀唐之樂歌實厥監歌于龍朔而闡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視

猶唱于永淳而徐恭業孫構楊柳二州之亂實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咎當塗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墮媚黎條黃鸝摯泌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況其[illegible]者乎然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治天[illegible]之不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豈得無所感召然哉然則帝王奏樂可不謹乎

宋梁樂章

宋梁制十二雅樂章凡二十五曲太祖開平二年始議饗廟郊祀詔張策楊煥等共譔樂曲郊祀降神奏慶和皇帝行奏慶順奠玉幣登歌奏慶平迎俎奏慶肅恭祖室奏象功舞歌列祖室奏昭德舞歌其後梁文矩奏而更之故昊天上帝降神奏永同皇帝行奏大同奠玉幣

奏順同酌獻奏壽同飲福酒奏福同退文迎武奏混同
亞獻終獻奏咸熙朝會迎送皇帝奏大同羣臣行奏混
同其歌聲靡曼而胡鄭交奏至於元日上壽哀思頗類
雜露虞殯之音何其甚歟既而高祖幸鄴契丹入寇彼
誠有以召之也豈不痛哉

後唐樂章

後唐莊用唐樂惟撰定廟室六曲而已懿祖室奏昭德
之歌獻祖室奏文明之歌太祖室奏應天之歌昭宗室
奏永平之歌莊宗室奏雍熙之歌臣嘗觀莊宗即位之
初引龍伶周匝用事以陳俊刺景儲德源刺憲工承顏
刺興郭崇韜固執不可卒并宋友謙而誅之自是閹官
漸師交相讒愬而邦國大事士人不預焉遂失士心底
滅亡然則閹伶之禍豈不酷哉

晉樂章

晉郊廟樂章史志不錄疑當時未暇論著也惟大周正
樂記崔棁等所造朝會十一曲嘗時已被於樂而灌
嬰張允等所撰宗廟十五曲標題雜糅豈未始被於弦
歌然邪臣竊觀高祖天福中元日大饗樂工登歌其聲
大類雜露虞殯而舞列不成列則礼樂已消亡矣是時
出狩于鄴而安重進安鐵胡舉兵以叛豈禮樂崩壞
召然邪

漢樂章

漢高祖受命初至張昭改宗廟樂歌謝次郊祀朝會等
曲其備而五郊迎氣諸祀但記用樂未見其曲所可紀
者特宗廟七室之樂而已故太祖室奏至德之歌文祖
室奏靈長之歌德祖室奏積慶之歌[illegible]祖室奏[illegible]之

歌顯祖宗奏章要之歌高祖宗奏觀德之歌由此觀之
皇張昭所定未之或用邵

周樂章

五代自梁唐晉漢以來樂器散失殆盡唯大祠郊廟用
樂凡十有四焉南郊四祭降神奏昭順次變行奏順治
奠幣奏感順迎俎奏禋順初獻奏福順飲福奏福順終獻
同上進文奏忠順迎武奏善勝送神奏昭順太廟五祭
迎神奏肅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禋順
飲福奏福順送文舞出亞獻上奏忠順迎武舞入終獻
上奏善勝徹及送神奏肅順宣懿廟五祭迎神奏恭順
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和順
亞獻上奏忠順終獻上奏感順自餘祠祭並不用樂焉
[illegible]福[illegible]晉論五代之君[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未遑禮樂之事[illegible]於十
[illegible]擊之編鐘編磬徒[illegible]
[illegible]音僅六七聲作黃鍾宮一調亦不和備自餘八十四
調於是正淚則其歌曲亦可知矣均之自鄙無足議焉
四祭正月上辛四月雩祀季秋大饗冬至祀昊天圜丘太廟五
祭四孟薦饗季冬臘饗宣懿廟五祭四孟薦饗季冬臘饗

解曲

凡樂以聲徐者爲本聲疾者爲解自古奏樂曲終更無他
變唐煬帝以清曲雅淡每曲終多有解曲如元亨以來樂
解火鳳以移都師解之類是也及太宗朝有入破意在曲
終更使其終繁俟然解曲迴鶻茲跡勒奚人之制非中國
之音制之可也

入破

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地名曲如京州甘州伊州之
類曲終繁聲名爲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爲西蕃蹈藉國

境寖削矣故江南偽唐李煜樂典有念家山破識者謂
不祥之兆也
我宋龍興
大祖開寶八年歲在乙亥乘收其地煜乃入朝國破念家
山之應也今誠削去繁聲黃鍾破之名庶幾古樂之發也

犯調

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以爲不順也唐自天后末年翻
氣入渾脫始爲犯聲之始翻乘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
故有犯聲明皇特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時人以
爲新意而効之固有犯調亦鄭聲之變削而去之則聲細
者不抑大者不陵而中正之雅庶幾乎在矣五行之声所司爲止所歌
爲旁所鈎爲徵所下爲劉故正宮之調正犯黃鍾宮旁犯拔調拔調中呂宮側犯越角之類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樂圖論

雅部

樂舞上　樂舞中　樂舞下

樂舞上

樂之在耳爲聲而可以聽知在目爲容而不可以貌觀
故先王之制舞也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
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然後聲容選
和而六樂備矣然六樂之舞古今殊異文武異用則雲
門大濩之類古舞也大武之舞今舞也大夏而上文舞
也大濩而下武舞也周官以之大合樂教國子在大司
樂以之正舞位入學合舞在大胥豈非以六舞爲舞之
大者耶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是文舞以羽籥武舞以干戚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堯舜得天下以文者也故先大舞湯武得天下以武者也故先武舞各適其時故也礼以時爲大樂亦如之然則六舞同謂之大不亦宜乎今夫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傳曰夫樂象成者也以此

樂舞中

堯命夔曰典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蓋帝命營援作咸也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矣故記曰大章者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啓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爲之作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正之故周公爲之作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而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而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厚德蔑以加於此矣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言夏大何也曰礼以時爲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義爲別故夏特謂之大豈非以王道始於此而亦謂之大邪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

言之又何也曰書斷自虞虞則樂斷自堯舜固聖人定
書正樂之意也

樂舞下

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
爲列自天子達於士皆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傳曰天子舞行八佾諸侯舞行六佾
大夫舞行四佾士舞行二佾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
晉賜魏絳以一八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
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言
其六佾數舞行綴短豈其四佾數杜預以爲凡天子諸
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
樂舞乎士喪禮設祝祭奠於天下諸侯僭天子皆有
之大夫[illegible]行之及其衰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

諸侯僭公卿去八佾而[illegible]
僭天子而知[illegible]正者也事兵舞八佾於廟大[illegible]
意哉蔡邕月令章句曰舞佾八人各服皂而執戚有[illegible]
佾張翕之容行列短長然質之禮經皂而舞大[illegible]皮弁[illegible]
素積而舞大夏又曰天子皂而揔干皂而舞大[illegible]諸侯
之僭礼也是皂而舞大武皮弁舞大夏天子所以[illegible]
尸與老更之服而已非舞工賤士所宜服也然則舞[illegible]
所服武舞當以皮弁文舞當以爵弁矣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舞六　大卷　大章

雲門　大磬　大夏

大咸

雲門　大卷　大章

周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蓋雲之爲物出則散以成章而其仁顯入則聚以爲卷而其智藏堯之俊德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加天煥乎其文章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而民無能名

大卷之實也堯一樂而三名之豈非以其道一顯一晦一樂之一舒不可爲量然邪或以大章爲大商非也世之論者謂黃帝之樂爲咸池亦曰雲門大卷然雲門大卷取諸天咸池取諸地其可合而一之乎周官以雲門爲六變之樂郭友直以十二成言之不知奚據而云魏王朗謂自雲門至大武皆太廟舞樂名然則六樂之用衆矣豈特爲太廟設哉

大咸

莊周嘗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樂緯呂氏春秋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黃帝作咸池則咸池爲黃帝之樂信矣鄭康成賈公彥釋周禮遽以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大咸爲堯樂是溺於世次先後之[illegible]考正名實之過咸池錫黃帝所作而堯亦脩而用之故其作大章之樂未足以爲備至[illegible]帝之樂然後備樂矣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雲門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illegible]地道也不然堯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哉昔武仲嘗謂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人神也然清廟周人祀文王之詩也而以咸池之樂陳之豈周人兼而用之乎考之周官舞咸池以出地示傳曰洗光咸池則咸池曰所出之地八變之樂也古者一變爲一成則八變其八成歟郭友直以十成言之非也

大磬

周官舞大磬以祀四望又以之禮人鬼則磬之爲樂無所不通奏之天地之間則四望之神可格也奏之宗廟之中則人鬼之靈可礼也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

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後賞罰可行王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鳳舞獸哉舜之庶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皆云謂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考之於經舜命夔典樂未嘗命禹也言舞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不亦誣乎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韶居一焉故聲之字或從聲者自文之五聲言之或從音者自播之八音言之書述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本諸沈歎遭秦滅禮之餘六樂殘缺惟餘韶武而已漢室龍興更定雅樂之始全不存之舞其名雖存其實固已亡矣房庶以聲生爲聲之言[illegible]謂[illegible]虞氏巡曰[illegible]歌陽

伯舞桴鼗鼓長哉霍山夏伯舞讓或儀伯舞將陽華山秋伯舞泰微和伯舞元鶴鶴鄰多伯舞齊落無所經見存而勿論可也

大夏

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磬舞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鷩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祭奏齊夏燕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鷩夏王

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戒之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禹嘗不先患慮之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屬之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者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卒至於黮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躋異姓也合之於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薄於祀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戒焉故客醉而出奏裓夏大射公入驁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驁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驁夏釜盎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裓驁著以反爲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

有平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虞夏之世非特有文舞亦有武舞矣舞干羽于兩階是也後周朝會之禮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奏鷙夏諸侯獻玉帛奏納夏宗室會聚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北齊文宣之世宗廟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入門升壇飲福就燎奏皇夏梁武之時凡客出入及帝出閤入宁升坐並奏肆夏然則禹奏九夏而王道成齊梁後周亦奏之而王道衰者非九夏之樂不善也爲其後有禹樂之名而無禹德之實故也禹樂謂之大夏而季札曰美哉勤而不德者以其不自滿假有大而能謙必豫故也公子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大夏之樂也以八佾舞之則可以朱干玉戚舞之豈所宜

禮記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言非不當也然不專施於周公之廟而或用於羣公之廟非成王崇德報功之意也雖然備九夏之樂惟天子爲然元侯不與焉享元侯則肆昭納三夏而已大夫不與焉故大夫而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子春以爲每夏而有二名也呂叔玉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豈非不知三夏禹樂非周樂然邪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六終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濩　大武　象　勺

大濩

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礼故周人舞之以享先妣而已未聞有七音也奏夷則歌小呂而已未聞有四清也荀卿曰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左傳季子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然則湯之作濩所以潤澤生民使脫塗炭之苦而已豈特養吾之耳示其有懿德哉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則大濩桑林之舞商人之後作之非始湯也荀卿言周之時勺武起而韶濩廢是不知周兼用六樂之意也

大武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不過如此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大武而已其成於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二王之後序止而觀厥成者猶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王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

象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器者也吉事之祥寓之於象事之器則文王舞象成者孰非形容文王所以有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樂之末節也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

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節南薰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於堂下舞象於庭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也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禎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爲武王樂而記必三象之說誤矣

勺

勺水爲沔勺酒爲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之道也大武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也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十德而安民樂告成而形容之不[illegible]

勺成童舞象象皆小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illegible]周之舞豈不重於武而夜半此勺象所以不言平大武配六樂而謂之[illegible]也豈非以大統大勳至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勺以韶盛則是以勺爲盛不知莫重於武之說也白虎通謂二之樂曰勺其爲智亦疎矣

書第一百六十七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八

樂圖論

雅部

舞

小舞六

帗舞　羽舞　皇舞　旌舞

干舞　人舞　野舞　揔論

帗舞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有帗舞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帗舞者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女巫掌歲時祓除旱暵則舞雩蓋帗之爲言祓也社稷及百物之神皆爲民祓除故以帗舞舞之然則教國子以是責之以保社稷故也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爲之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其亦互備之歟

羽舞

樂師凡國有羽舞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祭祀則鼓而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詩曰右手秉翟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兢之以舞所以爲蔽翼者也春秋之時魯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羽舞之制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舞亦異數不過降殺以兩而已諸侯用六羽則是考仲子之宮而用之非僭而何此聖人言初獻所以貶之也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旄羽謂之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內司服掌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褘衣纚翟狄於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纚揄狄於衣爾雅謂青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翟狄揄狄之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有皇舞英舞皇陰類也而能爲其類之長陰中之陽也旱暵則欲動達陰中之陽而已故以皇舞舞之與巫師女巫之舞同意

司干掌舞諸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宿繫亦如之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者安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言兵則不止於干言干則一器而已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則干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以至童子未嘗不執是舞之所以示其有武事也然亦特樂之末節而已故樂師教國子以之者欲其由末以知本也舞師祭山川以之者以其有阻固幹蔽之功也漢舞先武德後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唐太宗謂封德彝曰朕始藉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

不如蹈厲斯言過矣考之於古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爲盾先儒以櫓爲大盾以伐爲干干則盾之見於經傳有櫓干伐渠之異名其爲盾一也盾之爲物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左傳曰中其楯瓦是也其瓦設錫記曰朱干設錫是也朱質而綪以龍龍之外又綪以雜羽蒙羽也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綪韋也以紛書曰矯乃干則矯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兵頓以櫜櫜盾則韇土繡韋也舞者所執之干其制如此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蓋惑於鄭氏其背如龜之說也是不知所謂如龜者其背耳非其飾也[illegible]之爲禮以舞二干羽爲文舞又失之矣今

之國溝即干櫓之櫓豈古者櫓楯遂用邪

人[illegible]

舞以干戚羽旄爲飾以手舞足蹈爲容故樂記樂節均以人之手舞終焉樂記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者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通禮義纂曰古者臣於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以來臣之受恩皆以手舞足蹈爲喜抃之極也豈亦原流於此與

野舞

地官舞師掌教小舞凡野舞則皆教之教舞至於野人不遺則舞師所教亦無所不至矣

總論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帗舞也祈舞羽爲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舞師先之其舞後舞皇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爲主則以飾之盛者爲先舞師以教其用爲主則以事之急者爲先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稷有社稷以被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事於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巨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旄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者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帗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

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
言其章互備故也樂師備之
於四舞先兵舞後羽舞何也
可以不備舞師主教野人特
與大司樂同意教野人先武
舞干羽于兩階樂記皆首而
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
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
干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
先干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
文舞有武功為大故也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八終

舞於帗舞之類言其器不
舞先羽舞後干舞舞師止
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
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
後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
宗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十三成以舞大武皮弁素
人俟俟公庭方舞繼之左
俊文者善堯舜揖遜其舞
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樂圖論

雅部

舞

舞器上　舞器下　附

應　犢　雅

弋　籥　弓矢

舞器上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明
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則舞
器雖於樂為末亦不當不尚象為之也故文舞以象德
武舞以象功形異異名分異異守九為器皆然況文武
之舞乎司干掌[illegible]者也祭祀賓饗之祭舞者既陳則

以器授之既葬則藏之而藏之吉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藏之既葬則奉而藏之以礼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授舞器主授国子之倅言之与凡舞者既陳異司兵司干有祭祀授舞者兵不言既舞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器也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飾其武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羽于兩階郊特牲曰朱干設錫晃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晃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晃而揔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万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其器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器皆舞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德戚飾以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享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戈是也

揚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為器所以自衛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為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舞君舞所以重揔干而名官所以以司干也言武舞之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武舞之器也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旌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見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於文舞言揚則武舞必龍於武舞言旱則文舞必弁於武舞言万舞則文舞不必万矣於文舞言八佾則武舞亦八佾矣八佾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玉戚

爲舜大夏不亦淡乎

舞器下

先王之爲樂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鐘其用則統實以象地節革而爲鼓其用則大麗以象天越之竹而爲管管發則發猛以象星辰日月磨之石而爲磬則廉制以象水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爲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其治逸者其行綴遲其治勞者其行綴短一舒一疾莫不要鼗鼓俯會之節而兼天道焉此樂之文也而質寓焉

古者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五聲以宮爲君商爲臣八音以鼓爲君以相爲臣是相爲鼓其狀如鼙韋表糠革表以漆跗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者也爾雅和樂謂之節說文曰治亂以相故諸家樂圖多以相爲

節是相雖所以輔樂亦所以節舞也昔梁孝王築睢陽城擊小鼓爲下杵之節使相倡後世因爲睢陽操焉聖朝太樂武舞用之二工在舞者之左手撫兩端以節舞者之步豈亦得相之遺制歟或謂相即拊也誤矣樂記言會守拊鼓於前而以治亂以相繼之則拊以倡樂相以節樂豈得同爲一器乎

應

應猶應物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者謂之應所以應大者所倡之節也周官鎛師掌教牘長七尺應則如植而方六八五寸中象柷有推連底左右相擊以應柷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內外皆朱唐樂圖及今周正樂皆外黑內朱然以理推之在木下爲本在木上爲末在木中爲朱則木之爲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而藏也故應以木爲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內黑之說直臆論歟

牘

古者竹簡之制大則爲簡小則爲牘樂之有牘亦如之蓋

以竹爲之五十殺其聲而使小所以節樂也故春牘周官以笙師掌之以教祴樂焉祴以示戒節之故也蓋牘有長短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如筩而無底其端有兩竅而彩畫之列之於庭以兩手築地爲賓出之節焉

聖朝於宮縣樂舞用之臣嘗閱景德中李宗鍔所進樂器有春牘之文然考笙師於古驗著令凡爲文武之舞特有鼗鐸錞鐃相雅干戚籥翟未聞用春牘者也豈後人誤爲之說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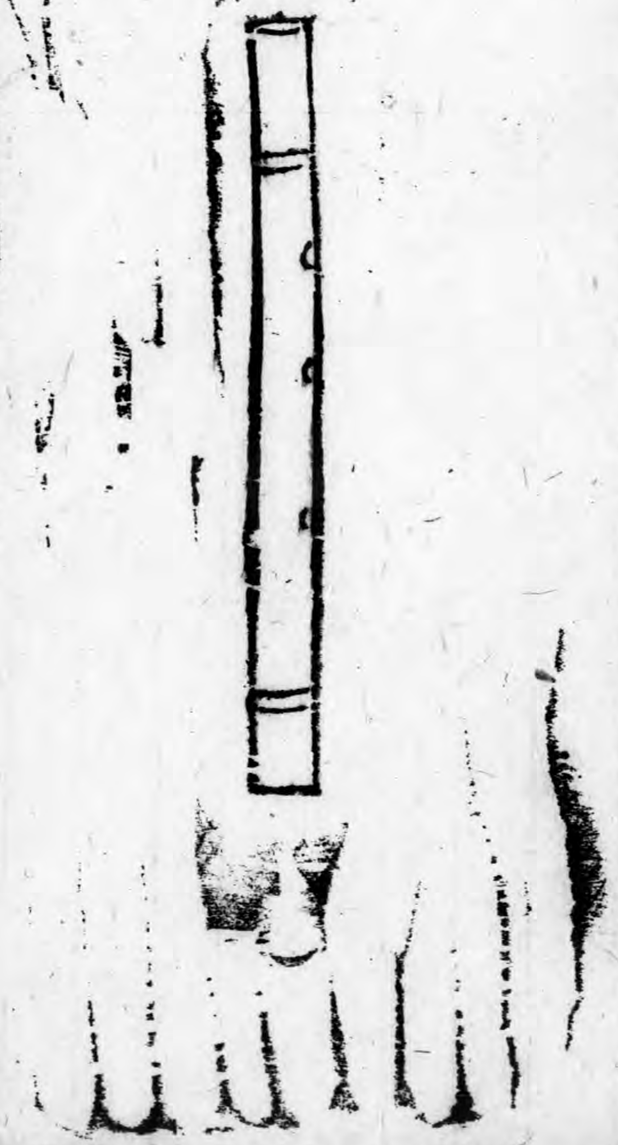
雅

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周官笙師掌教雅以教國子舞夏蓋賓出以雅歌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歌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用祴夏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先儒謂狀如漆桶而合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竿竟觀之旁有兩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一曰中有椎髹畫爲雲氣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戈

天下有五兵二施於車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施於步者無夷矛而有弓矢也五者雖所用不同其便於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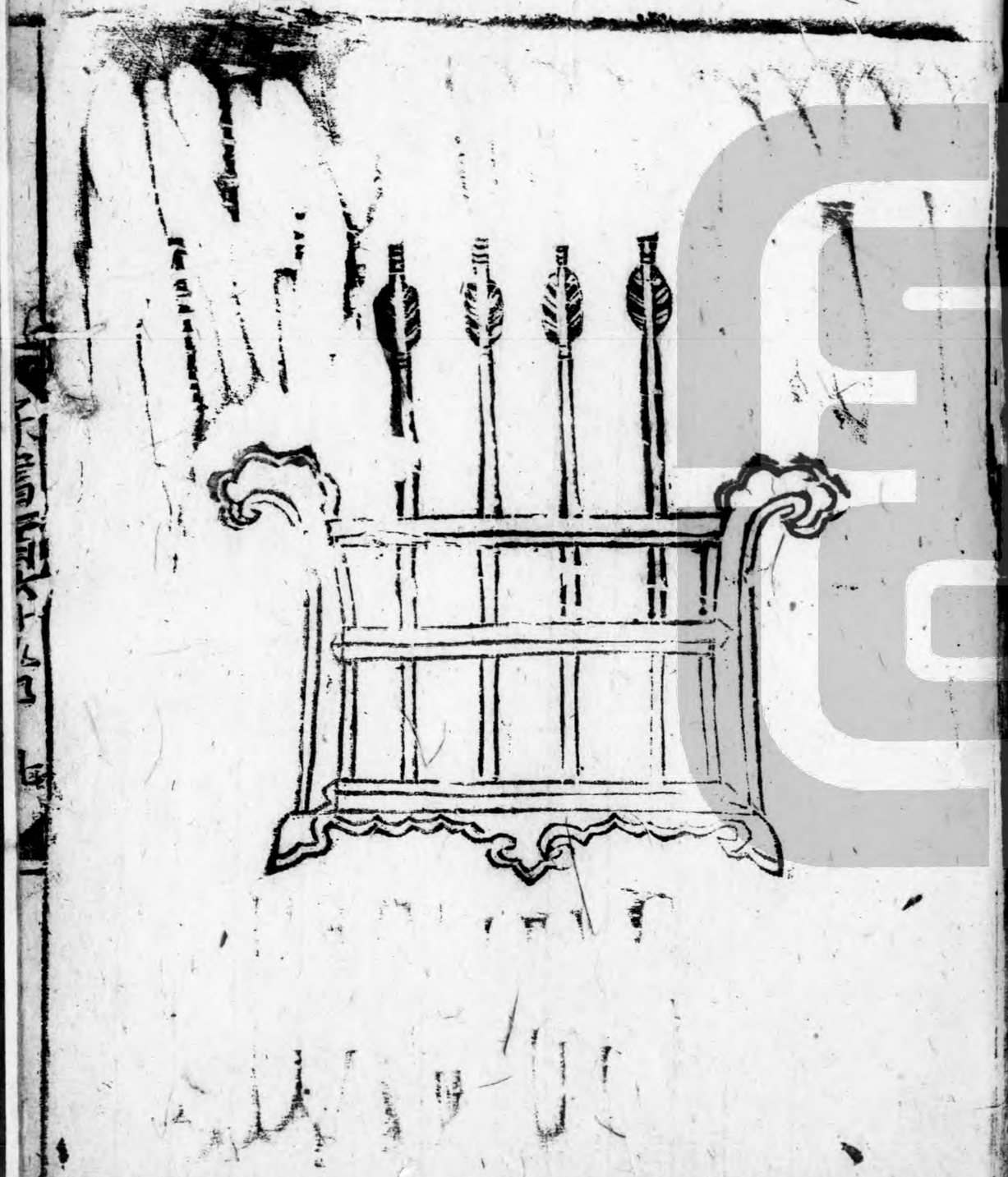
勾兵之戈而已蓋其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斬可以鈎至於戎武戡伐戰戮皆從戈則戈之於用豈不博哉周官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三又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焉然則古之人寓習兵於樂舞之間至於干戈戚揚弓矢之類靡所不執其除戎器戒不虞之意亦可知矣以古制言之考工記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戰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倍則不及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疾則內則不疾是故倍句外博而三鋝又曰句兵欲無彈又曰勾兵裨（裨脅也）記曰進戈者前其鐏蓋謂胡則曲而下垂援則直而上達內則戈柲所以受胡者也鋝則六兩二十八分兩之二也鋝之四寸三之八寸則其長也已倍內則內長也已倍句長內則內長也已倍句外博然後可以為戈明乎押而無彈然後可以為戈柲書曰執戈尚刃則戈之刃與胡同嚮矣然戈句兵也或謂之雞距或謂之橹距頸皆指其胡名之矣



矛

周禮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
賓之初筵詩曰籥舞笙鼓春秋經曰萬入去籥則秉籥
而舞其來尚矣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籥所以爲
聲翟所以爲容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左陽故也容自
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故也

弓矢



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
射夫以弓矢舞蓋周人之制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
故祈子帶弧弓韣生子懸桑弧蓬矢成童則教以射其
貢之則試以射然則射固男子之所有事大射詔諸侯
以弓矢舞與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夫豈強其所無哉因
其材性以達之而已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舞以動容節天子必有執也必
有帥也況諸侯射夫乎祭祀天子執干戚而舞所以樂
尸大射燕射諸侯射夫執弓矢而舞豈非所以樂王邪

樂書卷第一百十九終

ETD